

名家推荐



李广益

关于人类文明向太空迈进的想象,科幻小说中有形形色色的呈现。《星云后退》从父子之间跨越时空的诗意对话展开,两代星际开拓者先后出发,追逐宇宙繁荣之梦。可父辈的荣誉究竟是伟大的谎言,还是遥不可及的科技神话?小说通过子一代的视角,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在宇宙面前的永恒恐惧和憧憬。

“时间过了好久,久到我都忘记是哪个世纪出发的,值得骄傲的是,我还在追逐从前人类的梦想。后来,我选择成为新人类的一部分,再生机械的肢体,硅基质的骨肉,原子核自旋态的透明思维大脑,我的身体和思想一样变得无比轻盈,像冰块融入水中。于是,我删除了很多人人类意志中的冗余,以便腾出更多思维空间给更重要的事。”

“我删除了带着期待和忧伤的爱,删除了对自我的珍视,还有很多。我不再需要那些令我害怕失去的东西,我可以在一念之间制造比整个地球所有快乐加起来还要更多的欢愉。”

“我还在大脑中慢慢打磨,试着用思维简谐波连接宇宙,当我对美的感知无限放大后,我发觉,盖过头顶的星际尘埃宛若一首无尽的诗篇,当恒星光芒洒落在系内每一个角落,地球曾经的摇篮曲便在我脑中不断回响。于是,我把地球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心智,带到太阳系以外的地方。”

“孩子,我曾路过一个状如野马的星群,横渡其间,看到星云加速后退,我曾见过旧人类类其一生都无法亲见的奇景,我还爱上过一颗恒星,就是这样真空般的爱让我一次次超越。孩子,‘天问号’的征途是单程路,亦是一条回路,我们将离开襁褓,回到源初之地。”

我翻出从前父亲的信,一遍遍读给飞船里的同事听。这些人类的古老文字,将我和父亲之间近乎无限的距离缩短至行句之间。

据“天问号”飞船的航行日志记载,父亲离开地球是在2134年,他的目的地是半人马座南门二星,那是“星际长城”计划的开端。彼时,人类在南门二星的三合星系附近观测到虫洞的存在,不久之后,这项计划应运而生。“天问号”飞船将以此三合星系为起点,将其中一个恒星作为信号传送的桥接点,放大其电磁脉冲信号,就像点亮长城上的烽火,然后从起点处一一传向下一颗恒星,一个接一个,永不止息。

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,我便知道,

父亲已踏上“天问号”飞船,向着宇宙深处而去了。我想象着那一点微亮的萤火,从银河系的此端启程,投向远方那看不见的空间,盈盈弱弱地,这微光在我眼中渐渐展开成一串明亮辉煌的光谱,似乎能点亮宇宙的永夜。

在我成年后,进入航天学院的预备领航员集训班,那时,来自三合星系的捷报一次次传回地球。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科学家、教官、学员都为此振奋,如果那个虫洞能帮助人类开辟更广阔的星际航道,那么“星际长城”计划无疑是一双加速至光速的翅膀,人类的下一步将迈向非凡。

带着这样美好的梦,我申请加入“冬眠计划”,在冬眠舱里等待时间流逝,去往更加遥远的未来。我相信,父亲会一直在宇宙的彼端等着我。

一个甲子过去,当我从冬眠舱醒来,得知“星际长城”计划已经帮助人类提前进入了量子通讯时代。父亲走得更远了。而我,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机会,得以追逐父亲的脚步,成为领航员,踏上“永恒号”飞船,前往星际长城的起点。

在我冬眠的几十年内,父亲给我留下的信从不曾减少。人类进入太空后,文字和语言都已经发生巨大变迁,但是我父亲使用的还是那些古老的文字。我试着在这些文字中,探寻新人类的形态和思想。

他曾说,曲率飞行、反物质引擎、超空间传输,从前地球“襁褓时代”的科技神话,在遥远的星系彼端早已实现,而这一切,跟伟大的星际长城计划不无关系。可以预见的是,随着虫洞航道的开启,越来越多的恒星会被点亮,银河系内的长城将逐渐相连,最终连成一片不灭的烽火。

只是因为地球目前科技水平的限制,许多远超想象的技术尚无法传输回来,需要旧人类自行前往宇宙深处,与父辈们汇合。我虽无法亲眼见到父亲见到过的奇景,但我始终坚信,地球早晚会被那片永恒的烽火照耀。

“依靠量子通讯,人类的诗将通行

科幻小说



星云后退

段子期

于宇宙。来吧,孩子,我在等你。”

前往南门二星的漫长航线,还剩下百年的航程。

“永恒号”飞船形如蜻蜓,这是一艘以可控核聚变为动力的恒星际飞船,航线已自动设置好,我作为领航员和动力工程组成员,负责离子引擎系统的操作维护工作。作为父亲的儿子,我也偶尔参与跟目的地有关的一切决策事务。

接下来,飞船在柯伊伯带稍作停留后,会加速到光速的三分之一,中途不会在任何星球停泊。

可我无数次在舷窗瞭望,尽管“永恒号”雄伟如斯,可在茫茫宇宙之中,不过大海里的一只小小纸船。

父亲,我什么时候才能平安抵达,能再见到你?

每隔三个月,“永恒号”会开启一次量子通讯频道,与星际间的“烽火点”接驳,在无数由量子组成的信息束中,我会再次接收到父亲留给我的信。不知从何时起,父亲的信越来越短,像诗,藏在星云里的诗。

“大爆炸的余温尚在,孩子,人类思维的光成为我们前行的能源,这便是量子时代,是人类在宇宙中收获的时节。是的孩子,宇宙也要换季。”

这短短两行字,让我感到无比振奋。周围是如此寂静,我躺下来,一个人蜷缩在睡眠舱里,任由大脑超越光速,开始了无边的想象——

我将来也会拥有原子核自旋态的透明思维大脑,身体和思想一样无比轻盈。我能删除掉许多人类意志中的冗余,以便腾出更多思维空间给更重要的事。

我不再需要那些令我害怕失去的东西,我可以在一念之间制造比整个

地球所有快乐加起来还要更多的欢愉。

我能用思维简谐波连接宇宙,当我对美的感知无限度调大,盖过头顶的星际尘埃将会是一首无尽的诗篇。当恒星光芒洒落在系内每一个角落,我会不断回想起地球曾经的摇篮曲。

我还会路过数不清的星群,它们千般模样,而我横渡其间,将会看到星云加速后退,宇宙还在继续膨胀,我们的生命空间将拓展到无限。我还会见到旧人类类其一生都无法亲见的奇景,我会爱上了一颗恒星,会……

可是,我对宇宙间繁盛景象的幻想,第二天一早便被飞船AI“青空”传来的警报打破。

离子引擎动力系统遭遇突发情况,位于飞船外部的机械部分损毁,故障竟然是来自一颗小陨石的撞击。等工程动力组敲定方案,我责无旁贷冲到第一线,换好宇航服,第一时间钻出舱外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舱工作,难免有些紧张,心里一直念诵父亲的诗,像是一种宇宙咒语。

舱门打开,眼前是无垠的太空,兴奋和恐惧同时占据我的身心。我先缓步行走适应太空环境,遥望着“永恒号”发光的轮廓,独自一人立于冰冷的深空之中。

然而,我必须加速,赶在飞船转向之前修复动力系统,否则,航线便会偏离至宇宙中另一条荒芜的轨道。

飞船的“脐带”牵引着我向动力舱体攀升,背后的推进器持续帮我加速前行,依然看不到“永恒号”的全貌,只知道她正缓缓向我的视线之外游离,一寸一寸,无法丈量。缺氧状态很快会让我陷入昏厥,意识成了沙漏中的最后一粒

了。真空中,我听不到身后发出的“嘶嘶”的声音,由于刚出舱时我与舱体栏杆发生轻微撞击,导致氧气管在此时忽然破裂,氧气不断泻出。直到我听见提示,氧气量还剩45%。脑回路瞬间发出的刺激脉冲,让我下意识屏住呼吸,查看一番后,稍侧身试图将泄漏点堵住,但却徒劳。眼前是一段不长不短的路,如果返回,时间来不及,如果继续,氧气量却不够。

通讯系统传来船员的紧急呼叫,我的心跳如同渐起的战鼓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,睁开眼,看见一缕白光像蜻蜓一样泊在舱体上。路就在那里,不会错。我将推进器开到最大功率,以最快速度接近故障点,当舱盒赫然出现在眼前,我关闭推进器,双手用力环住舱体制动。

这过程只要有一点点误差,一切将前功尽弃。

氧气不多了,只剩最后10分钟。我打开舱盖,用高温无氧喷枪将损毁部分熔接,炽热的光倒映在我的面罩上,像恒星的余晖。而我眼中的这团火,在冰冷宇宙的真空中正一点点熄灭。

损毁部分重新连接,通讯频道里传来消息,成功了,动力系统得以修复,“永恒号”的航线将维持既定的轨迹,而我,似乎只能停留在原地。没有路了。我解开绳索,船员的啜泣声顺着无线电轻轻敲打我的耳膜。

“回不去了,”我说,“你们保重啊。”我解开脐带,开始向宇宙深处飘浮,依然看不到“永恒号”的全貌,只知道她正缓缓向我的视线之外游离,一寸一寸,无法丈量。缺氧状态很快会让我陷入昏厥,意识成了沙漏中的最后一粒

“青空”继续念诵:“狂风在真空中呼啸,骨肉皆化为量子尘埃,向上向上,星云的漩涡向我伸出手,向上向上,乘着这恒星的风帆,新人类将以永恒为家……孩子,我们终将走出襁褓。”

名家推荐



杨帆

作为科幻小说,机器人题材是老生常谈了。但这篇小说篇幅短小,却悬念设置巧妙,剧情跌宕起伏,读后发人深思。人与机器人的关系,究竟会如何发展?这个问题已经逼近到了我们面前……

俞暖阳带着女同学罗安吉来到一处在建的摩天大楼前。这里是俞暖阳打工的地方。

他俩戴好安全帽,穿好工装。俞暖阳在工地底层的大厅里,帮罗安吉申请好了电子参观券,带着她乘上六面都是玻璃幕墙的电梯,一路攀升到正在施工的130层。从门口到正在修的楼顶的一路上,罗安吉看见工地上除了设备、车辆、电梯、吊塔,四处都是忙碌着的各种机器人。有负责砌墙的千手机器人、有负责浇筑的长臂机器人、有负责焊接的机械手机器人……

工地上一片繁忙,却几乎没有那种人声、机械声鼎沸的热闹场景,建筑噪音已被降到了噪音认证标准之下。

这是罗安吉头一次进入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工地:“哎,俞暖阳,你说的‘工地里全是不学无术的年轻男人’在哪里啊?”俞暖阳狡黠一笑:“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”

罗安吉恍然大悟:“不会吧?!这么大的工地,只有你一个不学无术的年轻男人?”俞暖阳又调皮地一笑:“正是,我



机器人的愤怒

王娟

中国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23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散见《延河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《科幻立方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穿过人群凝视你》。

就是那个一个人吃饱,全工地不饿的,集全体不学无术年轻男人于一身的……孤胆英雄。”

罗安吉扑哧一声也被逗乐了。电梯里,俞暖阳继续对她介绍道:“现在的工地已经很少用人工了,人工太贵!我是工地上最轻松的小工,却是拿薪水最高的一个,机器人一分不拿嘛!我们这个工地,除了一个至今我也没见过的技术总工程师以外,听说还有个负责维护更新调试机器人的程序员小组,他们都属于管理层。真正的小工只有我自己。”

这时电梯已经到了。楼顶有大约几十个机器人在各自忙碌着,罗安吉说:“小工,你的岗位在哪儿?”俞暖阳走到正在砌着一面墙、分别站在墙两段忙乎的两个机器人之间,掏出遥控器,朝他们按了下去。两个机器人的作业段,本来是各负责一半,这时候,就自动留出了中间大约两尺来宽的作业面,这是给俞暖阳的工作段。

罗安吉在四周转了转,看了看城市的街景,然后又站在他一旁看热闹,看了一会儿,不禁笑道:“我算看出来,

你这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,来工地磨洋工的。哎呀,真可惜你给你的那份工钱了,连人家机器人的二十分之一工作量都赶不上。”俞暖阳扭头冲她笑笑:“我是带着感情干的,和机器人的机械式施工能一样吗?”

罗安吉继续背着手,笑着数落他:“这哪叫工作!这明显就是给人玩的游戏——体验古老工作方式的实战演练式游戏。”俞暖阳一边手忙脚乱,一边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:“满足每个人对劳动的理想和价值观追求,这不是社会的进步嘛!”

俞暖阳低头忙了一会儿,很快作业面就超过了他的身高所及。罗安吉看到,机器人的腿自动跟着作业面的高低在伸长,而俞暖阳脚下站着的工作踏板也自动在升高,以便使他们都能舒适地工作。

机械臂,缓慢地缩了回来。

俞暖阳大喝一声:“ZZD,你干嘛呢?”那个胸口刻有代码“ZZD”的机器人,毫无反应地转过身,面对着自动传送带上整齐码放并平稳运送着的大砖,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,机械地挑出零星的有点残缺的砖,伸长机器臂,越过运送到施工点的砖队,把它码放到下楼的传送带上。

突然,“ZZD”像触电一样猛烈抖动了一下,所有的动作瞬间都停了下来,像个被定格的人偶一样,额头的电源开关也不亮了。显然,就在刚才,它被关停了。

俞暖阳和罗安吉来不及想太多,只顾跑到刚飞出去机器人的楼边。那里是传送带口,是最后才会被砌上墙的空旷楼角。罗安吉看到了楼下都围了一圈防护网,但显然,刚才被用的机器人飞出去的速度太快了,越过了防护网。他俩往下看,因为距离地面太远了,实在看不清。

俞暖阳返回来调试着传送带上的小屏幕,把楼下的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调到合适位置,四处寻找着。终于,他们俩看到了已摔得稀碎的机器人。那里的地面上,散落着无数个细碎的银色片状、块状物,其中有几块上,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代码“ZF”。

罗安吉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俞暖阳拍拍他的肩膀,她这才低呼了一声:“天哪!”捂着胸口直起身,惊魂未定地看着俞暖阳:“这是什么工地啊,怎么还上演杀人案?”

俞暖阳皱起眉头:“我来工地十多天,也是头一次遇见这种事,真是邪门!太危险了,咱俩赶快撤。”罗安吉不由后退几步,四下看着忙碌着的机器人,尤其对刚才肇事现在定格着的“ZZD”多盯了几眼,唯恐它再次发作:“要是再打起来,咱俩加起来,也不是他们半个的对手。”俞暖阳不由分说拉着罗安吉飞跑向电梯,半路还问她:“你说,机器人杀机器人,叫杀人案吗?”

到了电梯里,罗安吉甩开俞暖阳的手,气喘吁吁地说:“机器人是人吗?它并没有生命、智力和感情,不是人。”俞暖阳说:“那‘ZZD’呢?它把同伴怼出去摔得四分五裂,如果换了‘ZF’是我,

那不就是杀人案了?”

罗安吉点了点头,说:“咱得报警……”俞暖阳接住她的话茬说:“背后没准是人在操纵?”罗安吉说:“就是,机器人的所有动作都是死程序,它怎么会突然失控伤害同伴,而且,你看它出事后果毫无反应,哪像是程序意外出错的程序啊!”

刑警罗亦君、许成杰和莫溪到现场的速度非常快。三个人三言两语问清了事情经过,联系了工地的管理人员。那里面有几个人连俞暖阳也是第一次看到真容。翻看现场前后的监控录像,他们发现,出事前,“ZZD”曾死死盯着“ZF”看了足有一分钟,然后突然出手,不像是程序失误造成的。

莫溪瞅着屏幕,说:“机器人突然有了智力,或者感情、情绪?”许成杰笑了:“拉倒吧!这也太科幻了。”

罗亦君打断他:“假如呢?假如负责研发的机器人给工作程序里面输入了智力、情感或者情绪,在施工的机器人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……”莫溪、许成杰和一直没说话的俞暖阳、罗安吉都同时“啊?”了一声,愣住了。

罗亦君说:“由机器人自主研发程序,这在20多年前就有了,被逐渐应用在医疗、教学等领域,只是除了家庭保姆,并不允许开发机械人的智力情感。”莫溪说:“假如,人为给负责研发的机器人程序里,输入了一些能生成情感、智力活动等要素的内容,并输入给了施工机器人,那么,他们就可能做出被人的智力或者精神所左右的动作。”

所有的管理人员都一脸茫然。在他们的工作程序中,从来没被允许这样操作。警方调取了他们的工作流程证据,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罗亦君说:“那就只剩一个人可能有这样的权限和能力了。”许成杰和莫溪点了点头,三个人一起,敲开了总工徐海涛的办公室房门。许成杰朝徐海涛的胸口捶了一下:“喂,我说,自打你脱了警服,怎么不停地在各种案发现场神出鬼没,你这是初心不改,和你曾经的职业较劲呢?还是刺激你老同事的神经呢?”

徐海涛耸耸肩,依然一脸冷漠:“我就知道不出今天,你们就会来找我。”案子很快破了。徐海涛天天对着

沙,此刻,我感觉自己嘴角扬起微笑的弧度,四肢向内蜷缩,如同婴儿的姿势。黑暗、冰冷、寂静,渐渐漫漶至我每一根钝滞的神经。

“我们离家太久,目的地太远太远。父亲,深空之中,何以永恒?”

“永恒号”的航线数据还在我面罩上跳动,里程、时间、航标、各种向量,数字以千万、亿兆计。只是现在,我先归零了。

不合常理的,窒息的痛苦被一种绵软的舒适感代替。我闭上眼,一种归乡的甜美错觉在刹那间浇灌全身。

“永恒号”的人工智能“青空”在我耳旁念诵父亲的诗,语气柔和——

“漫长正是恩赐所在,和恒星一起燃烧后,我的灰烬是现在的我。宇宙到了收获的季节,我们一路收割星云,在荒芜之地播种智慧。我的心,是宇宙磨成的茧。”

在生与死的临界点,我心中原本充满对宇宙间繁盛景象的幻想和憧憬,此时却突然涌上一丝质疑——

宇宙是如此危险的一片海洋,人类的飞船不过一只小小纸船。如此短的航线内,像陨石撞击这般不起眼的插曲都能带来致命的危机,那人类如何能经得住海上真正的暴风雨?一场恒星辐射、一次电离风暴、一片行星带丛,都能轻易毁掉整个人类文明。

那么,“星际长城”那跨越几个世纪的伟大计划,中途难道不会遭遇毁灭性的风暴?人类和“天问号”真能如此顺利地抵达长城的彼端吗?

父亲的诗,会是一个谎言吗?有没有一种可能,人类从未到达过那么远的地方,“星际长城”不过一个虚晃的灯塔,一个伟大的谎言。

父亲那批先驱者,他们朝一个虚无缥缈的方向远去,半途可能会遇到无数种危险,只一次恒星氢闪、一粒真空尘埃、一颗陨石,就足以断送一切。那小小纸船真的能越过茫茫大海吗?或许,他们的远征是殷切但却盲目的,只是为了点亮我们对宇宙的渴望。因为他们知道,只有当人类亲身抵达了星空深处,科技爆炸才有可能再次发生。他们将希望的烽火留给后来者,指引着旧人类的文明在宇宙中蹒跚前行。

是吗,父亲?先驱者用一场不存在的光辉胜利,为我们编织了一个伟大的宇宙之梦。我们会在摇篮里,不断幻想和憧憬宇宙间的繁盛景象,最终,我们会将对未来的无限渴仰变成永恒的现实。

“青空”继续念诵:“狂风在真空中呼啸,骨肉皆化为量子尘埃,向上向上,星云的漩涡向我伸出手,向上向上,乘着这恒星的风帆,新人类将以永恒为家……孩子,我们终将走出襁褓。”

机器人按部就班的冰冷,难免觉得有点儿无聊,于是,他就给一个最新式的研发机器人“YG”输入了一些附带感情和简单思考能力的程序,使得它逐渐有了相当于四五岁孩子的智商。相应的,又给了它可以适当定点输入这些程序给“ZZD”的权限。他就是想看看,让机器人附带研发智力程序,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。

其实,严格说起来,他赋予机器人的思维很简单也很机械,比如,给它输入一些谩骂、打斗、悲伤、快乐的人类活动场面,“告诉”它什么样的场景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反应:愤怒了动作会加快,伤心了动作会停止,开心了会手舞足蹈,满意了机械动作会更加准确无误等等。也是怕出错,在他自己控制的后台,他给“ZF”和“YG”都安装了紧急预警装置,一旦发现他们有与工作动作无关的反常行为,就会发出预警并立即死机。

发生这样的案件,根源是徐海涛的操纵,实际情况却像幼儿园孩子之间的打闹一样简单。“ZF”是公司最老一代的机器人,作业起来很有些笨手笨脚。终于,“ZF”作业动作不断卡顿,让“ZZD”忍无可忍,于是,他潜在的情绪程序爆发了,猛地出手纠正和教训了“ZF”,结果出手太重,直接给“ZF”判了死刑。

许成杰和莫溪都说:“死的是机器人,肇事的也是机器人。目前,法律上还没有具体规定,没法立案。再加上,徐海涛的系统发现‘ZZD’肇事,在告警后能够及时止损,立即关停了‘ZZD’的开关。这样吧,徐海涛今天就算正式被我们训诫了,写出保证书,保证以后未经允许不再擅自给公司的机器人输入智力程序,并立即强行清除‘YG’和‘ZZD’体内的智力编排程序,把它俩送回实验室销毁。”

罗亦君却不同意:“这次肇事的和被伤害的都是机器人。可保不齐某一天,类似‘ZZD’这样的机器人,瞅着俞暖阳这样的真人小工不爽呢?毕竟人不如机器人能干。”

几个人瞅瞅俞暖阳和罗安吉,倒吸了一口气。始作俑者徐海涛,被带回刑警支队,立案调查。